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舌

明曹蓋之著

華

錄

下

進步書局校印



舌華錄卷之五

明 新郁曹 臣蓋之纂著

句吳吳 苑鹿長恭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清語第九

吳苑曰。晉人尚清談。清談之語。除世務之外。凡風流豪爽。放達高傲之類。皆清也。是前人所取之義。廣吾既以此區分類別。則清之義。不得不隘矣。陶之汰之。則在山林之士乎。乃次清語第九。

戴仲若。顯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顯答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潘師正居嵩山。通遠谷。唐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田游蠟。頻召不出。唐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蠟野服出拜。儀止。謹朴。帝問先生比佳不。游蠟對

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癩疾。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遊

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有客過陳眉公巖。栖草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陳拈古白答曰。得聞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曰。硯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何往還。曰。

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宗少文好山水。所至皆圖之。以張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蛙。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謝惠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許明月。

吾鄉汪曼容。工古篆。刻老而愈精。卽文三橋。何雪漁不及也。結室黃蘗山下。曰一樹菴。日誦明其

中。偶有事。輒至市。褌袖間。冉冉有白雲。時出事。畢卽返。人或問曰。何返之速也。答曰。白雲伴我

出市。安可不送白雲入山。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攤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

人曰。不意今日披蓀藿也。

羅遠遊家呈坎山中。多古書畫帖。嘗臣常過之。數日不歸。一日臣欲急歸。羅留之。不允。時天欲雨。

隣山。初合松竹之顛。半露雲表。指謂臣曰。汝縱不戀故人。忍捨此未家。羊耶。復留累日。

梅嶺懸壑。登者如彈珠千仞。神骨俱竦。過此復又小康。人騎始得暫息。熊際華度之。心目契領。美

曰。山不先示人以易。此山靈着意處也。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

來親人。

顧長康從會稽還。入問其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猶難為懷。

晉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整肅。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王子敬嘗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斲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劉野亭歸鄉。有權貴來訪。皆不見。或風之。答曰。才與狼虎隔途。何忍遽與雞犬相別。

蘇郡隱士王賓。遁跡西山中。姚少師廣才。以舊好訪之山中。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熊際華過吉水鄒南。羣里樂其幽寂。常忘歸。每歸。謂所親曰。一入鄒里。水石泠泠。便使人有廉勵之想。及與人語水石。又遜下風。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郝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膝臨水。久之乃去。

關文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今吾身常在雲泉之內。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月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凡案間有文籍散亂。陳扣之曰。翁訓子讀書乎。

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陳仲醇居山中。有客問山中何景最奇。陳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

遣猿收。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嘆曰。非為使人情開豁。亦覺日月清朗。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跡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竊窳。河北之山。棉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

房長卿曰。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菘。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興何如也。吳苑笑曰。長卿此語。猶當注疏。當止盧仝七碗。效康節半醺。便是調和手段。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當置丘壑中。屠緯真曰。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懷。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唐蕭宗嘗賜高士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玄真配為夫婦。名為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

童使奉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陳眉公語客曰。余每欲藏萬卷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窗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

陳眉公曰。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於此時。可名卧隱。便覺鑿坏住山為煩。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野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已極喜。聞子弟讀書喜又不可言矣。

陳眉公曰。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八達。几簟皆綠。忽聞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傅昭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絮每經其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乎。

屠緒真曰。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殘經。石磬半沉。蕉雨。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見少別。何有往來。屠緯真曰。籬邊杖履送僧。花鬢宵於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黃玄龍家黃籬山麓。有梨數千枝。每花開時。日架礪其間。至落盡。猶數往觀之。人問其故。答曰。白地生綠谷。可愛也。

陳眉公曰。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間真率漏聲也。

陳仲醇曰。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產。不聞吏涼。不鬧曲。

直不徵文通不談仕籍反此者是僧牛店販馬驛也

韻語第十

吳苑曰風流之士有韻如玉之有瑕犀之有暈美處即其病處耳然病美無定名溺之者為美指之者為病吾輩正墮此情韻海中不能有所振脫安肯以未定之名而恬作已病乎是必以韻為美矣乃次韻語第十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

袁中郎作吳令常同方子公登虎丘見紅裙皆避去因語方曰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今時不能茲便覺烏紗礙人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自遠

金陵女郎沙苑在破瓜未久於羣人中邁吳鹿長心悅之拋以眉語鹿長神解兩人漸相遠引同遊者欲亂之有一客曰無得驚醒情禪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猷曰未若長卿慢世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

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話。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坡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齊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今日春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曉眉却愁彌勒下生邊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東坡問公禪人亦復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

蘇子瞻去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詎諧放蕩不復為畦畛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汝妄言之吾妄聽之。

吳遠曰世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

陳眉公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亦是有致。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纒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京陵馬姬行二善飲衆客頽廢姬神寂歎李太史本寫目美曰吾每恨步兵猶是男子今轉女郎。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

花稠。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謂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

張卿子同鄧林宗閔子善鍾瑞先劉叔任諸子。夜半步佑聖觀。缺月當眉際。涼楚逼人。諸子欲歸。張曰。落花殘月。惟若有情。吾儕正屬其人。不得以硬腸愆性。復步玩將曉而散。

錢鶴灘請告歸。門生某守揚州。遣使迎公。越舂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將有請處。公曰。老夫扶來看廣陵濤。並開瓊花消息耳。無作跨鶴人猜也。

陳眉公曰。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恭。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與家言。當門不利。勸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公視松愛之。不忍捨。徐謂僧曰。木在門成。閉字。不愛耶。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愛其神駿。

郝公琰曰。吾常遇俗兒面孔。內自作惡。每舉張卿子神色笑語一思。不但免俗。更覺世界清涼。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嘆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不如微雲。

點綴太傅因戲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眼。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阮藉嫂常還家。藉見與別。或譏之。藉曰。禮豈為我輩設耶。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午橋莊小兒坂。茂草盈原。裴晉公每使驅羣羊散於坂上。曰。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鬻其无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孟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攷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

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潘景升嘗謂小妓眼中生火。當境者怒之。亦痴也。隘胸者曰。聽之耶。潘曰。我之悅者。彼亦不如是耶。

唐蘇晉頌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綉彌勒佛一軸。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受也。

王悅見王恭六尺。謂有餘。求之。恭即送。後悅見恭更無草。問之。恭曰。平生無長物。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嘆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唐御苑新有千葉桃花。明皇親折一枝。挿於妃子頭上。曰。此個花猶能助嬌也。

飛燕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白雲鄉也。

唐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畝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飲。一日醉。一日病。酒。

謝耳伯宋獻孺。在潘景升坐。有三妓佐酒。謝奉佛不飲。酒近色。在坐不無少自檢持。宋語之曰。打過艷冶。卽是圓通。成佛成仙。正在吾輩。

孔北海家居。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瑯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尊羹及還北地。又好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若何如酪。肅曰。若不堪與酪為奴。

郭順卿行二。稱之曰郭二姐。與王元鼎。密阿魯溫。泰政在中書。欲屬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泰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泰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泰政不敢望元鼎。溫一笑而別。

郎基為縣令。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任育長嘗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痴。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與終當為情死。

明皇坐沉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淺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豈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認。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李舟除昌州。不樂。淵材往問之。曰。昌州佳郡也。奈何棄之。李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惟昌州有香耳。

陳眉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

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異鼎令人古。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北齊高洋克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遂殺支解之。抱其股為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米芾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婿也。以女妻之。屠長卿曰。據牀塔爾。聽豪士之談鋒。把盞醒然。看酒人之醉態。

陳眉公曰。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自有理。

唐玄宗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倅正弄。未及畢。叱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插隨之曰。死便埋我。

漢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後至。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適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此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砍創者。其嬖左馮翊朱博用為守尉。問禁曰。是何等創。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劉伶好酒。渴甚。求酒於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祀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飲。

酒啣肉塊然後醉。

馬援破賊後封新息侯命邑三千戶。援乃擊牛灑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馱馬。為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至求盈餘。但是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鷲。跼踣墮水。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郝之璽曰。看花步男子。當作女人。尋花步女人。當作男子。

江之生初為僧。頗稱苦行。過黃玄龍於石嶺山房。別後蓄髮。復遇於金陵。玄龍不知也。江曰。黃先生。志耶。我乃某也。稍及寒溫。江遽曰。我苦極。我苦極。黃問何苦。江曰。跨間便毒。已三月未愈也。大司徒杜公佑在維揚也。嘗召賓幕。聞語曰。我致政後。買一小駒。八九千者。飽食誌而跨之。着麤布襪衫。入市看鈴盤。傀儡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陳惟允家有王叔明泰山密雪圖。張廷采聞知。往借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使者促之。廷采臨去。顧曰。王先生爾。豈知百歲後。有張廷采懸爾耶。

趙子固常得定武不損本襖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雲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襖被皆滄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語人曰。閣亭在此。餘不足問。

裴晉公性弘達。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李宗閔多賓客談笑喜飲酒。暑月臨池以荷為杯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筋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之歡明昨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袁中郎曰有人隔簾聞墮釵聲而不動念者。此人不痴則慧。我幸在不痴不慧中。

吳巽之坐疇莊亭看桃花。忽風起花落。輒嘆曰萬點愁人。咄咄不巴。郝公琰語。臣曰巽之可憐。恠淡不啻花心。

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次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絲。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泰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俊語第十一

吳苑曰。烏俊則以為冠獸。俊則以為騎人。俊則逐睛。語俊則聳耳。人苟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愛俊而厭惡者。蓋惟俊人能道俊語。豈墨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語第十一。

褚李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玄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唐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有諸院子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為之。頃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所知畢秀才作也。李曰。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葦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葦斜都為夜來風。李大悅。遂客之。

賈逵通經授徒。肅宗重之。逵母病。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孫寶署侯文為東部督。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椽部豈有其人手。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桴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

經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之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溪過吳門。候二日不至。忿然見色。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渠亦敢爾。以我概人耶。東橋曰。若非衡山。有恒那得介溪有芥。嚴稍斂。

東郡商鑑。名子為外臣。外臣任為廷尉評。鑑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為外臣。何為令其入仕。鑑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

晉庾亮造周顛。顛曰。君何忻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憂慄而瘦。周曰。吾無所憂。真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

唐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鱉甲九肋者。蓋稀也。

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同官者曰。裴裕廷如下水船。

偽蜀韓昭仕王氏為禮部尚書。麓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不能專精。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折襪線。無一條長。

蕭引書法道逸陳宣帝常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皆謂之曰有脚陽春。

顏延之嘗謂鮑明遠曰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

劉孝標目劉彥度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士光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

蜀先注啣張裕不避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若蘭當門不得不鉏。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曰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奮滿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宋之問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

才。但以其口過之問終身慚。

喪子餘為鄂縣尉。同列李隱朝。程行誼。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三人優劣孰先。崇業曰。譬之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蘇州守姚善。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子於韓先生分當耳交矣。

東坡性不忍事。嘗曰。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唐子西曰。筆之壽日。墨之壽月。硯之壽世。

平康姬馬湘蘭。甚有聲價。一孝廉往造之。不出。積十餘年。孝廉成進士。為南御史。偶湘蘭坐株連當審。御史見之曰。爾如此面孔。徒負往日虛名。湘蘭答曰。惟往日之虛名。受今日之實禍。御史憐而釋之。

豐城龍頭山。舊名雞頭。葉御史據勝作江天閣。熊神阿曰。山不名龍。使雞有角。更自雄絕。

周伯仁以雅度複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可謂鳳德之衰也。

汪南明謂王十嶽曰。吾文與弇州何似。答曰。鑿海志在容流。補天志在無漏。用志不同。各歸其極。劉伯弼侍郎所居巷有鬻餅者。每早過戶。必聞詠歌當爐。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復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速也。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

李弘度常嘆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

豈暇擇木。

潘石同刑。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獄。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青謁。景

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及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愔於道，愔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

四嶽

庾太尉夜登南樓，殷王諸賢在焉。後王逸少下，王丞相謂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類。右軍曰：

惟丘壑獨存。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野，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

少云：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簡文在殿上行，王右軍與孫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

後王元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

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王文度在西川，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弊絮，在

荆棘中，觸地挂闕。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眄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檀梨橘柚各有其美。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蘇峻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恨。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袴。非無文彩。酷乏剪裁。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苗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諷語第十二

吳范曰。諷者譏之微也。以言從風。何義焉。曰。草上之風必偃。以有形之草。從無朕之風。非微而何。故曰。諷者譏之微也。乃次諷語第十二。

唐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字。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中櫛。玄宗謂晏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肆誕。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坐飲。叙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於中途見鬼。擲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乃慚迴。強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面笑而內愧焉。

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娥隅躍青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隅。桓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宋太祖嘗面許張融為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上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上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長史。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最少。后笑曰。是將正卿。

唐散樂高崔苑。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水中見何物。對曰。見三閭大夫屈原。向臣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水。汝逢聖主。何為來。

唐玄宗好擊毬。內殿所飼者。意未甚適。會與黃幡綽語。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無人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相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傍學。不聞能通馬經。綽曰。臣卜於沙堤。上日日見丞相乘良馬。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賊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

優旃侍始皇立其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移足。時天寒雨甚。武士被櫛立庭中。優旃欲殺之。戲曰。被櫛即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殿上。幸無濕。始皇聞之。乃令徙於廡下。

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而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令已大。豈念汝乳哺耶。帝愴然赦之。

蜀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為昭德將軍。時大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者。令與造酒者同罪。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路中行。問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何異。先主大笑。弛禁。

唐玄宗問黃幡綽。是何兒得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玄宗俯首久之。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曹公一日詔于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以王謹肅故也。

湘東王暉。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賡。以繹不蚤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賡斂手言曰。陛下都無下意。

欄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楊杵為漁陽參槌。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為之改容。孔融曰。

稱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為眉州司士恭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武后拂然久之。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何不濕。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濕。上因此不復出獵。張真人彥頰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曰。樂巴喫酒。成都火滅。彥頰想乏酒。故有此災。陛下賜造。後隨當賜酒。由是止。

翟永齡不信佛。其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呼母三四。便怒。呼佛千萬。不怒耶。母稍止。

晉武既不悟太子之懦。有傳後意。諸名臣皆多獻直言。帝常在凌雲臺坐。衛瓘在側。欲露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床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耶。

王夷甫婦郭泰甯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寫着梁柱間地。祝曰。當令乏才。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顏驕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驕龐眉皓首。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

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為會稽都尉。

五代李茂貞自稱岐王開府。置官屬。居岐以寬仁愛物為務。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納取薪者。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黃州黃解元麻。荊州張狀元茂脩。相聚劇門。黃年少有貌。而張乃權相之子。相正總朝柄。黃戲張曰。思公子兮。未敢言。張應聲曰。懷佳人兮。不能忘。

鄒元標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早朝。會張朝門外。朝鞭未鳴。二象鉤鼻相拒。周謂張曰。二畜拒公胡不風。上殺之也。張曰。彼為朝廷安可殺。周曰。前日鄒元標劾公。不知為誰。張勉強領意。貸元標死。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所進。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

佛印禪師為王觀文性座云。此一瓣香。奉為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睜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姚崇對便殿佯跛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畏也。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也。於是楚兵無相棄遺者。

晉文公出伐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隣人也。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桑婦而悅與之言，然顧眎其妻亦有招之矣。公悟乃止。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賈乃卒謀王子立焉。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宣和間，樂部焦德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道里遠，涉巴至上林，則已焦矣。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高，每置產，吝不與直，所爭一文，必至變色。後因置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子在旁勸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可得善價也。掖愕然，自爾乃復少改。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闔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捐雲根。下拂地足。

浙帥錢鏐。時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納之。以為腹心。時羅隱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攜寮客咸觀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裡設之。浙帥大笑。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 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譏語第十三

吳苑曰。譏刺之語。莫盛於詩人。詩人之刺。隱聖人不刪。舌士之刺。顯君子不取。君子不取而蓋之。纂之不佞。次之。何也。蓋風之可以偃草木。不可以入頑石。鈍金入頑石。鈍金者。則在洪鑪利鑿矣。譏之一義。譬如洪鑪利鑿。亦頑鈍之他山也。誠世間皆靈石。精金。則鑪鑿已自受模鑄。安能復及人耶。此我世之所必無耳。若一往一來。兩相角刃。此正所次之正意。乃次譏語第十三。盧藏用始隱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遣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

裴玄本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已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裴甚踟躇不安。

李義府常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論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憎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缺御史等。至有車載斗

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慚而止。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為換鵝字。近日韓宗儒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書為換羊書矣。蘇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作東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蘇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祖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污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事。大畜小畜。蓋指荆公父子也。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它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使作棟梁自遇。

桓大司馬溫詣劉尹。卧不起。桓嘗彈彈劉枕丸。迸碎牀。纒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關戰求勝。桓有恨容。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語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時謂王戎未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能超俗也

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戒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誤觸屏。萬年大怒曰。乃父教戒汝。汝反不聽。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約教咸論也。萬年乃不復言。

王忠肅退朝。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戲曰。此婦甚有力也。大臣曰。何以知之。王曰。不然。公頭何以掣轉。

陸經多寫碑銘。頗得濡潤。人問子履近日所寫幾何。答云。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行裏。程篁墩主會試。日。曾以關節事被劾。後出場。察家設宴。優人扮賣一啼鷄者。叫云。我有一隻鷄賣。

價一千兩。人問誰家鷄。賣此高價。答曰。程學士鷄。只賣箇五更啼耶。韓愈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總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

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着文章。不是敏慧過人也。

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為。陸答曰。此處怕見陶淵明。

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

王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遵者。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心甚愛之。談不容口。遂常出入贊門下。稍接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楊朔。荔浦山水乎。贊曰。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見耶。因大笑。以嶺外非貶不去。

盧從愿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鄭縣尉。後暹為戶部尚書。從愿自益州長史入朝。暹立在盧上。謂之曰。選人定何如。盧曰。亦由僕之藻鑑。遂使明公得展足千里也。盧澀口無應。朱泚之亂。源休姚令言等。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休退語偽黃門侍郎將練曰。若度其才。即吾為蕭。姚為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奈官職。喬琳語舊寮曰。源公真可謂火迫鄴侯耳。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闕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答曰。過者皆云。崔侍郎門有力者。即得。

唐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賦。罔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上。愔問其故。答曰。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

孔稚圭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茄鼓。造之間。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

答曰聽卿鼓吹稍覺過此

孫一元隱居西湖。矯情不娶。傲林逋。以梅鶴為妻子。後改度。徙至湖州。連娶二婦。有一士道吳興。謂之曰。僕從西湖上來。一人寄語譙君。君不得無罪。孫問何人。其人故不語。孫問不已。其人曰。梅令眷。鶴令郎耳。孫無地。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也。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廷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今日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慈谿某縣令。初至任。欲行威福。謂羣下曰。汝聞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應曰。問者士子多讀書。惟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令乃默然。

馬援為隗囂。綏德將軍。又嘗游使於公孫述。囂復命援奉書洛陽。世祖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能擇臣。臣亦能擇君。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

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名。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有愧色。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子瞻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攜紙筆求書於子瞻。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弦慢耶。對曰。弦也不慢。

王世貞謫相黨。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得出也。王曰。爺居相位。怎說傷風。

衛江州在潯陽。有故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華胄。宋顏延之。何偃值路中。遙呼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慙而去。

唐太宗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人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

王荆公為叅知政事。時因閱晏元獻公小詞。笑曰。為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公弟平父曰。亦偶然耳。

呂惠卿為館職。在坐。遽曰。為政必放鄭聲。况自為之乎。平父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以為譏。已遂不協。

唐湖州參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僧知業有詩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談。蒙將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問曰。上人曾有詩云。接岸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欲乎。知業慚而退。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晏伶倫戲作綠衣人。大面如鬼狀。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得至此。

文廟繼統。陳迪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礫於市。上命割其肉塞迪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腥膻。臣嘗其美。人聞其香。陛下豈不聞乎。

武帝幸豫章王巖宅。晏集諸王。獨不召巖。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召使射。屢發命中。帝怪之。巖曰。阿五常日不爾。今日可謂仰藉天威。

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人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曰。聞卿在郡。食鴈美乎。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此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鉢。

武陵張冢宰翰。與大理卿陳某謁。一直指。時陳以兩次奉例進階。妄自腰玉。直指見而驚問之曰。公何時賜玉。陳踉蹌不能對。張笑曰。此是大理石耳。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為釣線答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以明月為鈎又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丞相悚然

劉又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

詹聖老坐累下大理李端初為少卿聖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詬曰子嘴尖如是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當釋自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為淮南轉運使聖老以郎官出代既見端初頗省其面猶不能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常邂逅朝堂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答曰風采堂堂故非某所及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不端初悟而赧然

劉穆之少貧日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謂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當替李遜清往辭戶部侍郎李巽巽留坐與語清指謂所替李遜曰清都不知李遜渾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耳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為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晏子使楚楚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
馬季長女嫁袁次陽為妻初婚夜次陽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答曰妾

婦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次陽默然不能屈

孫權問蜀益州太守張裔曰蜀卓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對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

賢於買臣之妻

張融與謝寶積俱謁太祖融於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傷件宸扈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

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樂上大笑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巳何甚不平常出

行於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賤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

犢鼻

梁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熟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

始製禮樂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掌銓嘗有選人被放詐云羞見來路安期間從何關來曰蒲津關來安期曰

取潼關路去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

梁太祖受禪姚涓為學士上問及裴廷裕行止涓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上曰頗聞其人才思敏

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上曰卿便是上水船

晏子與楚王坐忽縛一人來王問何為者左右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

生於江南至江北為枳枝葉相似其味不同水土異也

鄭康成在袁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因起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
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

北朝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不諧對曰不取亦不放帝赧然
任彥升在齊紆意於倖者梅蟲兒用為中書郎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
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稱此二
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君侯問官王笑而止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常於御坐曲晏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拌帝笑曰汙貉武陵答曰陛下
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高爽常經晉陵詣劉倩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倩為縣倩乃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
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彼自餉晉陵令耶何關爽事

支道林因入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笑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
齊列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之值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
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水耳介甫領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

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耳介甫笑而止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搗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止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曰今日榮甚得巢由拜於馬下

張文潛常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着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曉事矣

王元美預相蒿席出桑落酒飲之相曰張謂詩云不醉郎中桑落酒此酒肇唐耳王曰水經注載此酒想採此詩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指榜上謂胡曰此黃榜丈夫也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束肇送啟謝曰巨鰲負鼎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慙名第奉兔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耶

劉公幹以失敬待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竺法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幃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外。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隣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樑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鷓鴣羊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憤語第十四

吳苑曰。凡物之憤。必鬱結而後起。如風怒則厲泉怒。則決。虎怒不擇爪。人怒不擇言。是皆憤之至也。蓋憤不易談。惟豪傑能之。若世間瑣瑣衣食之兒。即命填溝壑。不過如魚鱉之就砧而已耳。安見其憤哉。大抵天地如彈丸。而名物有盡。生才不已。以有盡生不已。求不憤得乎。乃次憤

語第十四

武帝拜主父偃為郎中。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瞻遺累千金。或說之為太橫。偃曰。結髮遊學四十年。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厄日久矣。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耳。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嘆曰。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嘆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頃而降白璧書籍妄取屠長卿下第歸酒酣慨呼曰吾手可捫日月而一第厄人東海洋洋似欲代吾矣

豫章狂生李如龍常落第歸遇耕牛大罵曰爾腹無文章尚有角吾不若也以頭觸之牛幾倒鮑無雄落魄無遇常以得第自期一日於西湖醉後忽潏水照見影大恸曰丈夫三十歲尚如此

頭顱耶

吳王賜子胥死將死言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趙嘉仕宦不得志有重疾卧養七年自慮奄忽乃赦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逃無箕山操任無伊呂

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石於吾墓前銘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蘇峻遷厯陽太守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露醺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

頭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玉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

得官好虧我語畢而淚如迸泉廟祝拉杜下視神目淚亦湧出

阮光祿聞何次道為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共

視而嘆曰槐樹婆婆無復生意

殷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

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後果以反誅。

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罵曰。是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

歲天子。

郭恕先時與僕夫小民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

顧忽引諸僮渡防我輩塗轍。

虞仲翔放棄南方。謂人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蕭南郡徐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種花草甚美。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

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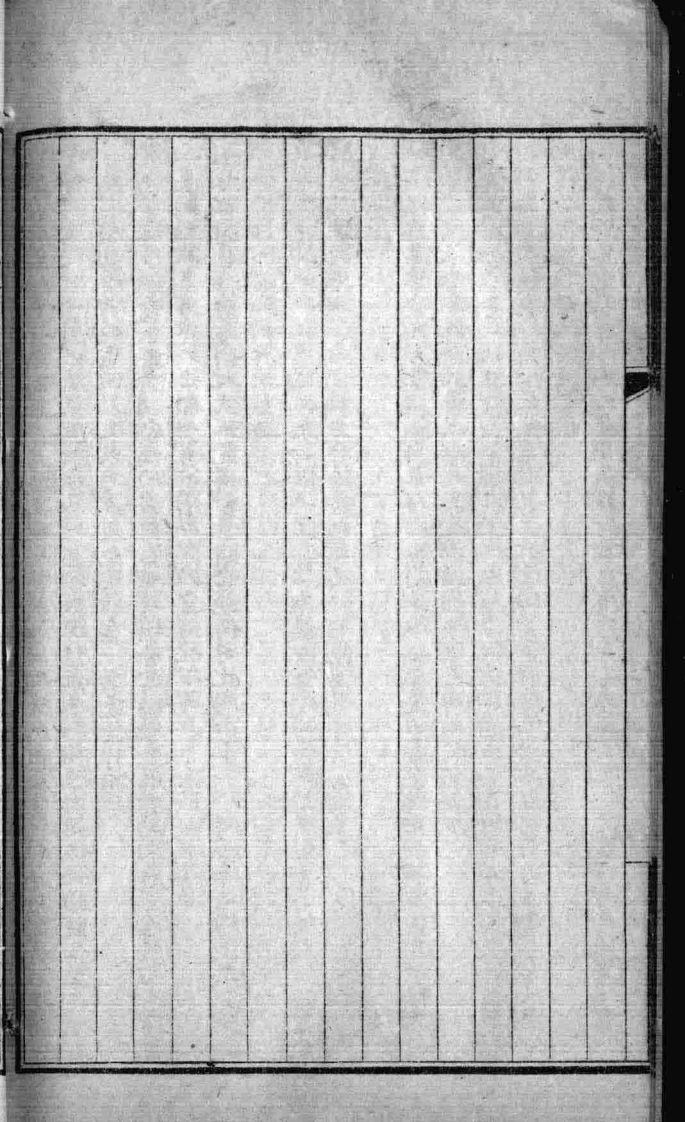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嘆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禹年二十四封鄼侯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云。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前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對。庾從索食。周出蔬菜。庾雖強飯。意思極倦。與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死。

羅逸平生多讀書。不能自潤。每嘆曰。男兒在世。場場皆當歷過。吾歷貧而未歷富。歷賤而未歷貴。虞卿寂寂。豈男兒久為耶。當覓東街一灑。以完結此心耳。

王維寧過賣棺肆。嘆曰。人生不能得金紫封骨。死何用此為。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句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辯語第十五

吳苑曰。辯者無鋒不摧。無堅不入。彼以直來。我以橫往。彼以順加。我以逆受。此涕唾之戰場也。故戰國稱爲辯士。辯之有似於爭。君子無所爭而取之可乎。曰。不審問之明辯之語。聖人已垂令教。蓋不辯無以明格。斯辯亦近道矣。強詞曰。其辯也。君子奚害焉。乃次辯語第十五。

劉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常說日月也。劉不能答。

荀慈明與汝南袁少朗相見。問穎川士。慈明先及諸兄。少朗嘆之曰。但可私親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難。依據何經。少朗曰。問國士。始及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公且周文王之子。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何。先親之義。春秋之義。內中國而外諸夏。且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當以是悖德乎。

高定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

楊修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修爲君平修果。有楊梅。君平曰。此實君家果。修應聲答曰。

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東晉光祿祖納。少孤苦。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聞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婢餉之。因以為吏人有戲之者。奴價倍於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

齊劉繪為南康郡。郡人鄧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仲尼有何闕。而居闕里。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釀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崩分。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滅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王有慙色。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父。試使吳復求白頭父。張不能答。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為中丞。欲解之。謂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囊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罪。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防要。恐非當今所宜。謝曰。秦任商鞅。二

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曰。昔堯聘許由。面無忤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漢東陳太丘寔與友人期行。過期不至。太丘捨去。去後乃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過時不來。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

武帝召第五倫訪政事。因戲謂曰。聞卿為吏。樞婦翁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倪文毅岳五歲侍父文僖。父曰。天上更有天。對曰。地下更有天。父笑曰。小子妄言。地下安得有天。對曰。卯白豈止一面。

余肅敏公為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合是故。座公曰。未聞有姓張者。訟張家灣。

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也。

劉恕年四歲。穎悟俊拔。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曰。以其兄之子妻之。非兄乎。

淮海周輝。與人論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周曰。樂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緒為大將。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乃釋之。

王聖美為縣令。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不願聖美。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不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何不曉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真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

李勉為司徒平章事。一日德宗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朕何不知。勉對曰。陛下不知。所以為姦也。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囊箱豐溢。汝之不調。無思悔。畢向何如。及先主鎮金陵。彬囊文往謁。錫賚頗厚。歸以所錫金帛。陳於庭前。謂婦曰。吾今與伯叔何如。優勝。婦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洽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且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先白誰耳。

稽中散語趙景真。卿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限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天。

王荆公初叅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日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簡公同叅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契稷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

諸葛宏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宏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宏曰。逆則應殺。狂何以徙。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不巳。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復甗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武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奇醜。初婚時。允既見。即欲出。婦料其出。必無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其有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遂相敬重。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谷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殷荊州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答。

阮宣子以三語為王太尉椽。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

頽語第十六

吳苑曰：舌之有頽，如弩之有機，天下之利物也。頽之於語，無類不有，惟諧謔譏辯之類居多。然四語已有部領，即四語中有具頽者，而頽部無與焉，以其有四部也。惟其不能入諧謔譏辯之語，斯成頽語矣。乃次頽語第十六。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何為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之曰：卿州復有此水不？百年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謚？莫有對者。王儉因目庾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之輕所度量。

王儉為吏部尚書，有客姓譚，求官。曰：齊桓減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梁武帝嘗以棗擲蕭瑒。瑒仍取棗擲帝。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耶？瑒應聲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栗於陛下。

蕭瑒常於御坐飲酒，屬酒。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眾皆失色。恐

無以酬。琛徐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意受酒。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嘗就受春秋，後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徒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為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崔正熊詣都郡，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孺幾世。荅曰：民去崔孺，如明府之去陳恒。

唐張林言毀佛寺，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捏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溫應聲對曰：無以過密陀僧。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令卿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

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出汗？對曰：戰戰栗栗，汗不得出。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悅，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

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悅，羣臣嘆服。

鍾繇晝寢，二子毓會共偷服散酒。繇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問之，毓曰：酒

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曰：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又問齊莊何字。

曰：齊莊。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荅曰：聖人生知，故難慕。庾公大

喜。

蜀先主以伊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其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

之君藉應聲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吳王大慙。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萼羹。未下鹽豉耳。孔融與禰衡友厚。跋蕩狂放。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

唐辛郁。管城人也。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

李令伯常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為人弟。令伯曰。願為人兄。吳主問何願為兄。令伯答曰。為兄供養之日長。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莊寶劍。謝以與魯爽送別。後魯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劍所在。謝曰。昔日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陵之賜。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楮床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歐九疇還鹽運使。有廉聲。嘗臨水坐。有童子戲其旁。九疇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應曰。尚不及使君之清也。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置椅上。婦翁曰。父立子坐。禮乎。解應聲曰。嫂溺叔援。權也。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巖巍。以嵯峨。其水冲濞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周僕射伯仁。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

稽阮耶。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稽阮。

孫盛為庾亮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耶。二子應聲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逸。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孝宗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不。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矣。

袁相國履善。六七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潞溪彭公見之。戲曰：願為小相。袁應聲曰：切比老彭。

楊大年億。方與客棋。石曼卿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賦。向石曰：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楊大年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嘆賞久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叅上流諸人。咸共嘆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仲尼。焉別顏回。

袁彥伯宏。以吏部郎出為東陽郡。太傅謝安賞宏機速。乃祖之於野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

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即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周盤龍為散騎。武帝戲曰。卿着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崔邪利在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

二家子。任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騎。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宋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寺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

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曰。君馬何遲。曰。騏

驥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馵馬爭路。

吳使張溫聘蜀。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

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

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問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安丘欲建式道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

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盧志於坐眾間。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瑒。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強

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逸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郡令。正行此事。不知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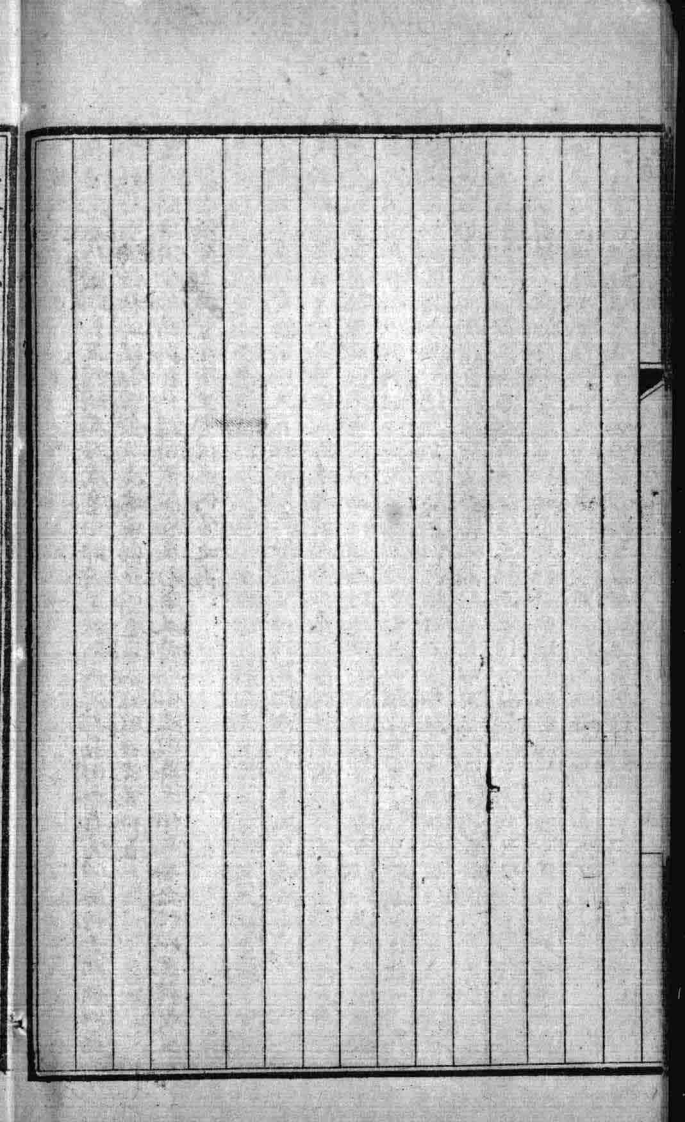
家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稱。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

周公

桓立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無

知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武陵蠻夷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吳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上擬聖主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



舌華錄卷之九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句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澆語第十七

吳苑曰。文章之士有才。其猶天地之有雲露。草木之有花卉乎。才乃上天之所秘惜。不輕易以與人。士有才者。是得天之物。得天之物。安得不狂乎。狂之不已。不輕薄乎。故輕薄乃狂之甚也。蓋文人不必有德。何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才耳。而我混混沌沌。是棄天也。棄天之罪。不尤浮於輕薄乎。嗟乎。是亦可畏也。拔舌之獄。皆輕薄之報。昆沙天子。不肯翫一假借。饒人。雖然。此亦自天之縱我耳。可無問也。乃次澆語第十七。

宋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謝靈運輕之。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梁到洽。本灌園人。後得位。謂劉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輦其糞。置其牖下。以苦之。洽恨孝綽。竟害之。

盈川令楊炯。每見朝官。目之曰麒麟。人問其故。楊曰。今鋪樂假弄麒麟。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驢非楨而何。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蹇傲。甚為時輩所妬。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奏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

道必死。人問其故。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

陳通方年二十五，舉進士，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王心貯之。

薛能鎮許昌，幕吏咸集，因令其子囊韃參諸幕客，幕客驚怪，能曰：俾渠消災。

姚燾傑素輕盧肇，或一日與肇會於江亭，盧請目前取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潤尺八。燾傑遂飲酒一罇，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遽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張吏部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輒賓客輻輳，有復過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客。

柳季雲好彈琴飲酒，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倪雲林善山水，為一代名匠，獨不寫人物，太祖高皇帝問曰：每見卿山水俱無人，何也？倪曰：世自無人物可畫耳。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唐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

張子布見乎。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蓋冠皆足。蓋當世乎。禰答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謹者。惟孫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惟大帝曰。李野卿念我。王英初拜僕射。劉祥與英子融同載。劉謂輅下驢曰。汝弩力。汝輩已為令僕矣。

徐常侍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為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眾篇。世翼未終篇。曰。所見不及所聞。遂引舟去。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林。瞻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謝玄暉頗輕江祐。祐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祐問其故。謝曰。定復不急。錢端學聞湯胤績名。往候之。乃質所為詩。湯始稱佳。既倦屢請。乃謝曰。吾始欺君耳。似不得無罪。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人曰：佳。即掩卷問曰：何處佳？其人不能指。楊袖文曰：是蹴圓口。遂去。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聲。吳國倫輒軒寢。軒聲與歌相侏。昂歌竟。軒亦止。人諫之。吳曰：我以南柯板擊夔州腔。有何不可。

陳眉公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崔趙公嘗謂徑山曰：弟子出家，得不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為。

鄭光崇有一巨皮箱，凡投贖有可嗤笑者，即投其中。曰：此苦海耳。

東平王錫老貧甚，每節口腹之奉，以市碑刻。一日誇客曰：近得一碑甚奇，客請出示，竟無一字可

辨。客因笑曰：此名沒字碑，宜公好尚之篤。

謝耳伯結放生社於五明寺，以作文為社課。謝倡曰：如文不成，罰貲放生。沈曼長聞曰：謝已有功德，何必放生。人問其故，沈曰：人聞此語，勝於放生。

丁度是宗慤同在臧館，是因遺職以啟謝丁。丁乃戲答曰：啟事更不奉答，當以糞整一車為報。是笑曰：得整勝於得啟。

宋林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棋。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棋。

桓溫與謝奕善，奕為安西司馬，惟布衣好。嘗偈溫飲，溫走入避之。奕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師

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溫聞而不計。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己，乃臨池洗耳。池主乃牽牛上

流飲曰。母汚吾牛口。

謝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邊公。官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大學士丘濬。慕桑悅名。召令觀所為文。給曰。某人撰。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祛穢乎。

戴良才高自倨傲。每見黃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固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吳鹿長性坦率。不事矯飾。每遇風雅。洗剔之輩。輒皆掃落。人謂曰。君不得盡。鹵莽爾。答曰。予以鹵莽。遇風雅。復以風雅。遇鹵莽。胡為盡爾。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人詠之。以示王鳳洲。王曰。極似陳白沙。老來悟句。

錢塘妓郭步搖。與所嫖者。泛西湖。坐中有少年。美丰姿。郭每顧之。略不與所嫖者接。其人怒曰。汝愛伊耶。郭佯不聞。少年者。舉杯向岸花酌曰。春風入林。豈為松柏。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常曰。吾愧廁盧前。耻居王後。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候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不。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啾啾啞啞聲。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着膩顏恰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王右軍少時甚濯訥在桓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林三斗許。

魏長齊雅有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官當出虞存朝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笑而不怒。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容。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威暑之月丞相以腹慰彈棋局曰何乃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失望。乃悔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太薄疑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即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未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今此人死。

庾道季云。庾頗簡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蜆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貉。盡。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受而不恨。郝司空方回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王夷甫常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孫興公作庾公亮誄文多寄託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見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常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下。江曰。恐不得爾。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亮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胤。恢兒娶鄧攸女。於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願。伊庾家伊願。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不為亂倫之始。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時羊祜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本弟騫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作將善雲梯仰攻。

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珠。誰能見賞。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擺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悽語第十八

吳苑曰。悽者西也。於時為秋。秋之為時也。刁刁焉。撼撼焉。稍具情者。觸聞之間。無不墮淚。其義

可知矣。又西方為萬物告終之處。故次接語第十八。

李斯論斬咸陽市。當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遂狡兔豈可得乎。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陳宮與呂布俱為曹公所執。公謂宮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公又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

衛大夫見王羲之小時書。便有老成之氣。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漢高祖黥布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乃歌大風之歌。帝自起舞。愴慨傷懷。泣數行下。謂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

狄仁傑登太行。見白雲孤飛。乃嘆曰。吾親舍其下。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寄在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妻。甚有寵。常着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恸然增伉儷之重。

曹公既殺楊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磔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塞。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詎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龔勝死。楚父老來吊。哭甚哀。既而嘆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天年。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椁槨惟新。便自有黍離之感。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枝劔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費酒於靈前。酌酒恸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韓雍陞江西巡撫。經泰和。念陳芳洲為舉主。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吾將安死焉。江陵陳元植。與章華甫張相期友善。陳死。華甫檢元植所批閱東坡集刻之。以傳其意。每至刻所。出謂人曰。予一聞敲字聲。使人半日思腸不返。